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冷眼觀
第十五回 渡長江扒手放謠言 保國粹傷心驚鬼語

我正在那裡同仲芳說話，忽見老二也搶出來嚷道：「劉大少，船沒開哉！佢先生弗好轉去，佢沒那啲弄法？」仲芳看是老二，我見他怔了一怔，便轉過臉來對我道：「小雅君，他可是來送你上船的麼？」我忙應道：「不錯！老二跟的先生，是我一向認得的。」仲芳笑著對老二罵道：「小臊蹄子！刻刻來船上要免票的辰光，嘴裡就像含著一樣甚麼，說得不清不白的。要是早些兒提出是送王大少，我好親自過來照料著，何得有這件事情呢？如今是來得去不得了！老二，你同你家先生說去，不如跟我們到漢口去玩一趟再來罷！」老二聽了，明知他是一句頑話，盡支著嘴在那裡憨笑。說著，仲芳又對那外國人噙噙濃濃的一陣，那外國人便走來同我拉了拉手，又在插手袋裡摸出了一支雪茄煙送我吸。仲芳對我道：「這是我們本船上的船主，適才因這件事，我向他商量過，說你是督辦那邊的世交，叫他把船開一開倒輪，好放送你的人上岸。現在他已經答應了，你盡管同他客氣，其餘有我替你當翻譯呢！」我一面向仲芳點點頭，一面就同那外國人又拉了拉手，說了幾句承情費心的官話。仲芳又對那外國人咕嚕咕嚕的說上一大套，那外國人便對我把帽子抬了一抬，一迳的去了。到把我難得拱手也不好，拜揖也不好。亂了半會，只得也把帽子學他抬了一抬。不多時，機艙裡銅鈴又當的兩聲，我知道是已經發下倒車號令了。那只船便慢慢的向岸邊退攏。其時，艙船上人不知底細，陡然望見本日已經開駛的船，忽去折回，都猜不著是出的一件甚麼亂子，一個個手忙腳亂，撩纜的撩纜，拋錨的拋錨。頃刻，那只船已在原處泊定，我忙同仲芳二人送素蘭主僕登岸，一直候他坐上轎，我們方才回船。那船上的大副怕開頭遲了，忙發足快車，一霎時，船如天馬行空，轉瞬之間，已駛出吳淞口外。我究竟是夜間沒有睡足的人，精神未免困倦，一俟仲芳走後，就和衣暈覺。誰知神鬧散了，再困也莫想困得著，反覺有點煩燥起來，便順手推開百頁窗一看，只見江天一色，萬里無雲頓覺襟懷為之一爽。偶憶江文通《別賦》，回思素蘭昨宵送我的一番情景，如在目前，真是古人已有先得我心之概。自己心口盤算了一回，不禁淒然淚下。忽又想起柔齋，他雖是營業不正，然而尚有故人念念之情。此番回去，竟忘卻托老二帶個口信與他，殊非交友之道。

我一個人正在那裡胡思亂想，猛聽前艙一片嘈雜的聲浪，異乎尋常。我恐是鬧出甚麼意外的亂子來，忙著搶出去一看，先聽見一個人吵說他有只衣箱沒得了，不一刻，都紛紛的鬧起來，不是這個說我不了一支水煙袋，就是那個嚷他丟掉一隻表。我替他數了一數，倒有七八位是同時失物的。後來有個老出門的人說：「我們搭的船尚未靠過碼頭，這班偷東西的銑手，必定還未起岸，只要你們大家齊了心去找買辦，前後艙尋一尋，能夠尋得出還不定呢！」那起失物的搭客都回道：「有理！」便夾著許多鬧興的閒人，一齊哄到買辦房門口去，你一言，我一語的在那裡鬧個不了。一時仲芳被他們鬧急了，便親自帶了兩名茶房，一處處的挨鋪搜檢。搜了一會，哪裡搜得著？內中有人說，當那人失落箱子的時候，鄰鋪上本有一個客人看見，有人端著一隻皮箱朝後面走去的，只是未敢喊破。後來大約是偷的東西多了，恐防被人一經知覺，怕走不掉，真是賊人有賊智，他就忽然在人叢裡喊了一聲「火著呀」，登時把全艙的搭客嚇得攪做一堆，一個個樓上跑到樓下，樓下搬到樓上。及至驚魂甫定，各人才曉得失落了東西。還有幾個小心過度的人，四面找火，誰知一點火星兒都沒有，卻是那班扒手放的謠言，希圖把水攪渾了，好讓他捉魚。

仲芳聽了，便領著人往後面水手艙裡查去。見有一個人往後面上鋪了一牀洋毯，上面擺著一副十樣錦的煙具，兩支銀沙鬥的廣竹煙槍。那洋毯旁邊還放著一口極大的頭號皮箱。看見仲芳同一群搭客走來，便扭轉身，將那只箱子就著地朝裡面拖了一拖，誰知用力過猛，又是反著手拖的，無意中被艙板上的一個小棗核釘頭兒拌了一跳，忽把下面套的一隻皮箱露將出來。仲芳一眼瞥見，那只箱子是個無底空殼。正欲上前揭看，忽聽後面人一聲喊道：「抓住呀！那地下箱子是假的呀！裡面還蓋著一口呀！」早被那失箱子的客人，搶上前一手掀起，果真大箱子下面還套著一口小箱子，正是那失主的原物。其餘失東西的眾人，便不由分說的一擁上前，將那人提著小辮子，打的打，罵的罵，都同他一個人討還。仲芳恐怕將他攢斃死了，反不穩便，就分開眾人喊道：「現已賊贓齊獲，理應由我們船主送官究治，請你們諸位萬不可動手！至於各人失去的物件，既已抓住人，讓我們問他要還便了！」其時那人也知道要命了，盡著跪在地下向仲芳磕頭。我便插上去說道：「你拿的他們諸位先生的東西，到底藏在何處？快說出來還人家，免得自己吃苦。盡管耍腦袋做甚麼呢？」先他還不肯說，後來被仲芳要叫水手來把他扯了桅竿，他才說出在艙面上架著的那只划子船裡面收著呢！眾人聽了，又要擁到艙面上去，被仲芳急忙的叫人擋住，說：「上面是外國人住的大菜間，萬不可以亂上去。如果他的話是真的，我們派了人去取來便了！」眾人聽見外國人三個家，也就立住腳不動。

我同仲芳一面約住眾人，一面就跑到艙面上去，在那左右兩隻舢板裡一看，我幾乎唸喇笑將出來，又怕仲芳怪我幸災樂禍，只得敢忙的忍將過去。看官們，你想我要笑的是甚麼事？原來那兩旁弔著舢板裡面，比人家開的京貨舖子還強，凡行李中應有之物，無一不有。我當下就同仲芳商議不可叫人胡亂取去，不如先搬到賬房裡，叫他們失物的人報了花名來認領，才不致外誤呢！仲芳亦深以為是。

其時船主聽見下面喧鬧，正跑出來向仲芳招手，咕嚕咕嚕說了好一會。仲芳先時還答應他兩句，末後臉上很露出不好看的樣子。那句「也斯」，直等在鼻子裡哼了一哼，便一迳的和我走將下來。我忙向他是說的甚麼話？仲芳怒道：「他直頭是放的外國屁！」我笑道：「中國人放的屁，我都聽見過，就是我自己也放過的，但那外國人雖說遇見過幾次，總沒有湊巧碰見他放屁的時刻。仲芳，不是我做表弟的同你鬧句戲言，到底你足下現在吃了外國飯，究竟比我們見識多呢！」仲芳道：「我今天被這件混賬事倒氣昏了，你還要來同我鬧笑話呢！他先說扒手是得罪不得的，叫我到了碼頭，就假說送官，將他好好的護送上岸，免得同他們小人種仇，明天釀出放火的亂子來。後來又忽然的說了一句：『如今你們中國二十世紀上明搶暗奪，是下流社會的普通性質，所以搭客就是扒手，扒手就是搭客。好在是他們自家人葬送自家人。』知照我不必拿著合船人的身家性命，同著股東的生意財產去多管他們的閒事。小雅，你想他這句話還有一絲兒文明氣象麼？不是放的屁是甚麼呢？」我笑道：「他們外國人本來就見我們同胞瞧不起，你不知道一向廣東出洋的工人，他們喊做『豬仔』，這不是把我們中國人當作畜類看待的一樁大憑據麼？」仲芳道：「話雖如此說，究竟想起來不能盡怪人家瞧不起。我們從來物必自腐而後蟲生，人必自侮而後侮而後人侮之。誰叫我們中國四百兆堂堂的黃帝子孫，終日酣歌嬉舞，不知振作呢？」

我敬聽之下，不勝佩服，就隨同他下了賬房，將諸人失物分撥已定，那只船早已駛過通州有半個鐘次了。我才猛然想起，適才出來看火的辰光，竟忘卻艙門上鎖，當下著實的嚇了一跳，不覺一顆心就勃勃的按捺不住，便不暇知照仲芳，就一迳跑回去一看，尚喜大致並未損失，我心中又是一喜。及至細細的檢查，方知牀上一隻枕頭箱子，業已不知去向了。幸而其中並無長物，只有幾本臭墨卷，是久經置高閣的，不過做個讀書的幌子罷了！還有各處的日記，是留著將來預備做小說資料用的，這兩件都不是我甚麼心疼的東西。但是另有兩張照片，一張是素蘭拍了送我的，其他的那一張，就是我在北京避難的那日得來的，現在這張照片的女子已在上海唱髦兒戲多日了，雖說不是甚麼寶貨，然而丟掉了心中總未免可惜。所喜庚子那年，托人在順直賑捐局報捐的一張廣東試用通判的產部執照，不曾收在裡面，要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呢！

我正在那裡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鬧得不清楚，忽見仲芳走來對我道：「你可有失落了甚麼東西麼？」我笑道：「別的並未丟掉甚麼，就是適才同你尋銑手的辰光，我一時忘卻鎖門，不意竟被他乘空銑了一隻枕箱去。可巧裡面只有幾本科舉絕命的紀念品，並兩張女人家小照，餘外連銅鈕子都沒有一粒。但是你又怎麼曉得的吡？莫非扒手你是連當麼？」仲芳笑道：「遇兄再腐敗些兒，也不至同他們做扒手的通同一氣。不過適才放那人上岸之後，我又到他睡的艙裡去看了一看，見有這麼個枕頭箱子放在鋪底下，那箱上的鎖是已經扭掉的。我恐怕裡面有甚麼貴重物件，就未敢開開來看，忙叫人前前後後的去招人認領，無奈喊了半日，並沒有人說失了甚麼枕箱。再把他上面貼的紅紙箋條一看，是寫的『寶應宮保第王封』七個字，我就一封打算到是你的。現在聽見你這麼一

說，那可卻猜的不錯了！」說著，便叫茶房到賬房裡去搬了來還我。

我當時雖是失的一件無足輕重的東西，究竟能夠合浦珠還，我心裡總覺喜歡得很。何況尚含著影裡情人，畫中愛寵同那同心裡活證，浩劫留痕的一段佳話在裡頭呢？就急忙接過手，打開一看，見那裡面的各物都原封不動，只有兩本闌墨，已被他扯得粉碎稀爛，連一張整紙都沒有。我看了，笑對鐘芳道：「這東西還不定是甚麼時候偷去的呢？但那個做扒手的人，難不成也是個科舉中不得意的朋友麼？何以見著這八股子這般恨呢？」仲芳笑道：「你這句話，恐怕未必，他要真是此道中人，平日見著闌墨，沒有不奉為前輩圭臬的，哪敢去毀壞他一個字兒呢？依我看起來，拿不準是個二命黨罷！」我道：「仲芳，你越說越博學了，我眼睛裡倒見過有二臣傳、耳朵裡卻沒有聽見過甚么二命黨。這種特別的新名詞，你到底是在何處剽劫了來的？倒要說明白了好讓我除除疑！」仲芳道：「你怎麼連個二命黨都不知道嗎？現今世界上新發明的一種豪傑，叫做革命黨，說破了就是造反，卻是有真有假，還有先真後假，先假後真的。總而言之，一個人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從前是閉戶讀書，現在是出洋遊學；從前是青燈黃卷用工夫，現今是航海梯山尋道路。宗旨即不同，趨向即各異。再加外人又存個鵲蚌相爭，漁翁得利的意見，各教員卻把平權革命諸說，群相輸灌。大凡遊學諸君子，類多年少侍才，血氣未定之士，偶一失足，即成唐才常一流人物。鎮日間紙上談兵的信口亂說，不是甚麼推倒政府，就是甚麼排滿流血，簡直把聖清二百餘年深仁厚德，看得如同圍棋子一般，可以隨手拈掉的。及至捺實了一調查，原來他們常中的人物，卻是各界都有，只要掃帚戴個帽子，皆可以兼收並蓄，拉了來做同胞看待。諸如當扒手的，怕還算是他們內中實業上的大好老呢！非我說句刻薄話，古語族大還難遮丑，莫說是聚多數烏合之眾，我恐怕裡頭連忘八兔子都敢是有的呢！難怪一旦小人得志，只要被他騙著個磕頭蟲兒的官兒，就包管立地改變方針，將從前打算革政府命的一番本領，就反過臉來，去革同黨的命。從前要想流滿人血的各種手段，就掉轉頭來去流部民的血。無一事不是譬如昨宵死、今朝活，實行反對宗旨，因此東洋人就贈他們一個二命黨的徽號，這句話真是諷刺得有趣呢！」

我道：「就是留學界腐敗點兒，也不至於生計界上要等扒兒手做大好老，你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了！」仲芳聽了，冷笑道：「古人三日不見，便當刮目相看，怎麼你我一別有數年之久，還是這樣鄉下人不識駱駝，當作馬腫背的脾氣呢！莫說刻下的政府已成尾大不掉之勢，就是從前康熙年間，那般的堯天舜日，還會有現任臬司做江洋大盜呢！甚麼留學界裡出了個把三隻手，也值得這樣大驚小怪的。」我道：「不錯！這話記得在什麼小說上見過了，是說個臬司做強盜，後來一旦敗露了，除他自己正法以外，連保舉他的人還得了個大大的處分呢！但是我記不大清楚了，你索性說出來我聽，看是對不對。」仲芳道：「這件事書上記的很多，但是言人人殊，都未免有傳聞失實的地方，我是在裡面當差的時候，從刑部檔冊上看了來的，可是一點兒都不會錯的了。先是有名海盜投誠，被他積功保到藩臬並放，就部選了一個雲南按察司。不意他到了任之後，地方上的盜案就層見疊出，無論你設甚方法去緝捕，都莫想捕得著。其時滇撫是個很有才識的老吏，候他來稟見的時候，對他道：『外間童謠云：

君莫行郊藪，陸有攔路虎；

君莫仗舟楫，水有吞舟魚。

道路傳說如此，貴司亦頗有所聞否？」他聽了，唯唯不復置一詞。

「回署後，即嚴檄所屬，勒限緝捕，如逾期不獲者，聽候參辦。各州縣接著這種詞嚴限迫的檄文，只得斧頭打釘釘入木，一層層的壓下去，將承緝各捕快，收禁的收禁，帶比的帶比，鬧得縣署花廳上面一片數小板子的聲音，終日不絕。撫軍也被盜案鬧得沒法了，就一面知會各籍紳舉辦團防，一面認真整頓營務，構線踩捕。無奈捕者自捕，偷者自偷，即或拿著一兩個來，亦屬無業游民，並非正盜。那各處呈報無跡可勘的竊盜案，仍是日有數起。彼時有個老捕快，退卯鄉居已有多多年了，滇黔數千里的綠林豪客，無不知其英勇。當下各役被比急了，只得回明本官，想去請他來，看看有甚麼法子破案。又恐怕他是早經退卯的人，請他不動，萬一他不肯來管這個閒事，又是怎麼了呢？只假說去替他候候安，卻並不提起請他破案子的半個字。候至酒酣耳熱時，但盛誇盜賊的神技無匹，恐時下諸少年，未足與彼一較身手，繼又各人縷述收妻監子種種苦累，相向飲泣，合座為之不允。他始則沉吟，繼而忽掀須歎曰：『老夫本不當以遲暮之年，與賢子爭優劣，奈以君等受累故，盍一作馮婦，庶使綠林中知我輩未盡無人也！』各役知其心已動，乃以言挑曰：『公幸自珍重，設較之不勝，則公數十年威武掃地矣！彼時某等雖肝腦塗地，亦不足以報公。公其幸自珍重。』他聽了，更自怒不可忍，急以杯中殘酒注地，對各役道：『老夫苟不克殺此賊，誓不與君等相見！』乃呼其子曰：『以乃翁老伴當來！爾等在家，當勤灌瓜豆，毋使枯死。約十日我必歸，否則將有不利，亦毋學小兒女戚戚為也！』老伴當者，是他平日所用的鐵背彈弓，少時與諸盜馳逐於蠻煙瘴雨中，均持此弓以為伴，故以老伴當呼之。當下他囑咐過兒子這句話，就隨同來役，星夜赴省。先在外面察勘了一遍，然後來稟縣官道：『小人歷瞰盜蹤，實在臬署。苟可仰仗大老爺的福庇，小人的閱歷，能在今晚得其消息，則此案不難破也！』縣官微哂曰：『否，汝休矣！豈有堂堂臬署而可為逋逃藪耶？』他聽了，不辯而退。

「候至夜晚，即換了一身夜行的衣靠，伏在臬署近處人家天溝內，悄悄伺察。不意剛至三更時分，忽從臬台上房裡飛出一個人來，如敗葉飄風，如鷗鷹逐影，瞬臬間已失所在。約莫有兩小時的光景，只見那人仍由原路飛回。細之，斜剽直掠，狡捷無儔。那老捕役就對準了他一彈弓打去，但聽「噯哨」一聲，覺得坐下去的聲音十分沉重。知道是已經得手了的，就忙去對縣官說：『大盜斯得矣！』問盜在何處？他道：『現在臬署。』縣官復哂曰：『呸！汝豈老德耶？此豈有行法之臬署而真為逋逃藪也？』他又道：『小人雖頑頑，然不致捕風捉影，為一世羞。且此案殊易了了，只要求臬台大人將署中人逐加點驗，只揀額角間有彈傷者，即為真盜，似不難一鞠而服。然事機急迫，問不容容，稍緩之，則鴻飛冥冥，此後殊難弋獲矣！』那縣官聽他說得鑿鑿可據，倒反不敢怠慢了，只得趕忙的上臬台衙門去稟見。准知一連去稟見數次，都被門上人回說：『大人請了感冒假，今天一大早就傳示出來，吩咐過不見客的，誰敢上去碰這個額外釘子？』縣官無法，只得又去見撫軍，便把那老捕快說的一番話備細述了一遍。

「撫軍到底是個科甲出身，心地明白，就早猜到此案有八九分是臬司的舊日羽黨所做，盜就藏在他署裡，也未可知。當即特地親自過去拜會，假托探病為由，直達寢所。只見左右侍妾，類皆戎服佩劍，臬司以重衾蒙首而臥。家人堅辭病劇畏風，撫軍此時心知有異，乃給之曰：『僕少精岐黃術，盍為若診之？』因命從者強揭其覆，見青綉抹額處，血猶涔涔下也。撫軍召使老捕役近驗之，確係彈傷無誤，不覺歎曰：『噫！攔路虎，吞舟魚，固在是乎？』當即諷使自行檢舉其生平作事，歷歷無隱，不數日而棄市之朝旨下矣！小雅，你想臬台是個甚麼官？強盜是做的甚麼事？恐怕問三歲小孩子也會知道他們是冰炭不同爐的。不意居然竟通起家來，而且還在滿洲人入主中夏的最承平時代出現，何況目下風俗人心，業已達儂薄的極點了呢？再講那留學界裡頭的人品，自從政府倡議停止科舉，格外是漫無稽考的了。你適才駁我所說那扒兒手，敢是個二命黨的一句話，是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。莫說我是無意順嘴溜的話，就是當真說起的，你要我保他們那一班小熟昏，是個個能舉得孝廉方正，就打從我數起，先是頭一個靠不住。」

我笑道：「讀書所以變化氣質。古人原意，本不是定要獵取功名才可以讀書的，也不是定要會做八股才可以叫做讀書的。總之，無論他是個甚麼野蠻，只要肯讀幾句書，認得幾個字，都可以文明一絲兒，你倒不必替他把界限分得清清的，學從前一定要世家才配讀書那些臭話，這就是自甘腐敗了。我說一件奇事你聽，雖是過於詭誕，卻句句被他詭著了，倒盡畫當杯弓蛇影憑空謠諑的看待呢！我記得他是說的一個舉子下第，康了一聲，整裝歸去。剛走入山西界，日已曠黑，忽見有一老蒼頭，控雙白衛來，問舉子曰：『君係江南某生乎？』舉子應曰：『然！』老蒼頭道：『然則家主人拱候久矣。』不容置辯，便以一騎授舉子，恍惚間覺超乘不可控制，約半夜已達其所。至則金釘浮甌，宛然甲第，左右侍衛，皆執戈攬甲，肅靜無嘩。見舉子至，只接甚恭。老蒼頭乃引舉子入側室下榻焉。主人亦和藹可親，但眉宇間時露英爽之氣，令人恒起畏敬心。飲食供具，備極豐美。一日，主人忽謂舉子曰：『敝處有游民多數，欲得先生一施教誨，未知可否？』舉子方以素食為恥，得主人一言，如獲至寶，急應之，從者以白金二錠為舉子壽。

「迨任事年餘，從未見諸弟子一面，但於廣廈間搭高台，略如演劇狀，下置几案數十而已。所讀書亦非舉子目所經見者，類皆

環球地理志、中國各家古文、五洲政治沿革史等書。每於台上講一編，則台下群相附和，其志啾啾然，如泣如訴。久之，微見人影惴惴，往來如織，然皆不辨其面目之所在。如此者，約三歷寒暑。主人忽置酒餞行，兼以逐年■脯為舉子治裝。席將半，舉子因前席請曰：『某以異鄉落魄，承君適館授餐，恩禮日重，私心慚愧，匪可言宜。惟與諸生共事一堂，始終迄未謀面，寸衷自撫，殊覺難安耳！』主人聞之，似有難色。繼又躊躇久之，對曰：『既屬通家，正不妨令其一見，實告君：此間確非塵世，若輩受業者，均係歿於明季闖賊之難，上帝以浩劫將來，慮暴戾之氣，非藉文字不足以鎮壓。今幸得夫子時雨之化，此後降生人世，或不至過於殘酷也！』法子問此輩出世作何營業？主人良久應曰：『作官，或散充各學堂總副教習。』舉子又問學堂教習係何品秩？主人但笑而不答。因呼兩巨鬼，命舁一大古銅鏡來，邀舉子對鏡視之，始則斷頭缺足者紛至沓來，莫可名狀；繼而紅巾露刃，又繼而短衣仄袖，甚或禽獸忽被冠服，婦女盡改男裝，種種離奇，瞬息百變。」正是：

莫謂天心能悔禍，

須知干寶善搜神。

要知到底看出甚麼情形，且俟下回再敘。